

The beloved and timeless heroine who has inspired millions of girls
加拿大经典名著安妮系列四

风吹白杨的

Anne of Windy Poplars

[加]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安妮

中国 Anne Fans 热力推荐

作为一种成长小说，
The Anne Series
畅销西方近百年

绿山塔的 Anne
营造世界旅游胜地

浙江文艺出版社



風吹白藕的

Heart of Windy Figure

by 吳昊 (Wu Ho)

寄情

寄情

寄情

寄情



The beloved and timeless heroine who has inspired

加拿大经典名著安妮系列四

风吹白杨的

Anne of Windy Poplars

[加]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史津海 译

安妮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雯雯

装帧设计 张妙夫

人物绘图 金光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吹白杨的安妮/[加拿大]蒙哥玛利(Montgomery, L. M.)
著;史津海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7(2003. 1 重印)
(安妮系列小说)

ISBN 7-5339-1617-4

I. 风... II. ①蒙... ②史...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6015 号

风吹白杨的安妮

[加]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史津海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4 字数 210000 印张 8.75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7-5339-1617-4/I·1434 定价:16.00 元

前 言

编 辑 编辑这套“安妮系列小说”，是因着友人的女儿——一位阅读面极广的中学生近乎恳求的建议：“《绿山墙的安妮》（国内几年前已有中译本）棒极了，你们接着往下出续集吧，我都等不及了。”她母亲告诉我，这女孩与她的一位同学至少看了几十遍《绿山墙的安妮》，两人原来都是不爱说话的小女生，现在性格大变，都学安妮，互相比着谁先拿奖学金，谁更加伶牙俐齿……

一年以后，当“安妮系列小说”前四本书稿译好编定，静静地摆在我面前时，我被感动、启悟、愉悦、喜爱重重裹挟，我认定这是一块未被中国读者开掘的宝藏，安妮将成为女孩子们的心灵伴侣。知道原《世界文学》主编、外国文学专家李文俊先生曾去过女作家的故乡，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编 辑 李先生，我们都知道您是中国翻译和研究美国大文豪福克纳的权威，却怎么会在前些年拐了个弯，去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寻访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玛利，也就是《绿山墙的安妮》的作者呢？

李文俊 我折服于福克纳一类现代派作家作品的深奥曲折，却更喜欢儿童文学的亮丽明快，《绿山墙的安妮》就是一本亮

丽明快的书,尤其是它的英文原文我很爱读,我生病时总读原版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缘由之一;缘由之二,主要想为异国的小安妮打抱不平。“安妮系列小说”在英语国家畅销近一个世纪而不衰,《绿山墙的安妮》被译成数十种文字,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又搬上舞台,改编成音乐喜剧,加拿大人提起它都会精神亢奋、眼睛闪光;而在中国大陆,中译本的影响却很小,只在喜欢它的读者中悄悄流行,而读者对这位创作了令加拿大人无比自豪的不朽名著的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玛利更是几乎一无所知。正因如此,我才在一次加方资助的学术考察活动中,报了去女作家故乡考察然后撰文介绍的计划。

编辑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我见过她一张很美的相片,看她模样,一定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

李文俊 哦,她只是一位平民,一位农妇,一位女教师,一位牧师太太。露西·莫德·蒙哥玛利于1874年11月30日出生在爱德华王子岛,打小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在卡文迪许村一所老式的四周都是苹果园的农舍里,干着各种农活。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最美丽的省份之一,它培育了女作家对大自然的终生热爱,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强烈的诗意表现。

小露西九岁开始写诗,十五岁时写的一篇作文获全加作文竞赛三等奖,十六岁便开始投稿。在三十七岁结婚以前,她读过大学,也做过教师和编辑,但大部分日子过的却是普通农妇粗砺艰辛的生活。嫁给牧师埃温·麦克唐纳以后,除了做妻子和母亲需要做的一切家务事以外,她还要担当起牧师太太的所有“社会工作”,如主日学校、圣诞演出,与各种各样的人谈心……直到1942年4月24日去世为止。在忙碌操劳的漫长岁月里,露西·莫德·蒙哥玛利每天都要挤出几个小时来阅读与写作,一辈子辛勤耕耘成果累累,共创作了二十多种长篇小说,以及许多短篇小说集、诗歌、自传,还有十卷尚未出齐的私人日记。

编辑 国外评论称《绿山墙的安妮》曾经“如瞬间爆炸般迅速走红”，您能谈谈是什么原因吗？

李文俊 《绿山墙的安妮》是女作家在1904年她三十岁的时候创作的，曾遭到出版社的五次退稿，终于在1908年被美国波士顿的佩奇出版社慧眼相中，出版后很快就成了畅销书，一年中重印六次，第二年英国版也印刷了十五次。千百万崇拜者的信如雪片般飞到爱德华王子岛的女作家家里，希望知道“小安妮后来怎么样了？”有趣的是，大文豪马克·吐温金贵的文字也挤在成堆的信件中，老吐温晚年虚弱凄凉，安妮的故事照亮了他的苦境，他激动快乐地写道：“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指《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主人公）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

确实，作者笔下对大自然的诗意描摹，对乡村淳朴生活、人物的幽默刻画，对一桩桩动人故事的奇巧设置，尤其是对女主人公安妮阳光灿烂般美好性格浪漫情怀的独特塑造，感动了各个阶层各种年纪的读者，受到无数无数小姑娘、小男孩及海员、传教士各色人等的喜爱，两位英国首相斯·鲍德温与拉·麦克唐纳都承认自己是“安妮迷”。

编辑 女作家应读者及出版社之邀，又一部接一部将安妮的故事续写下去，您怎么看这后面的七部小说？

李文俊 我很佩服女作家尽管有点勉为其难，但还是使后七部小说的内容风格与《绿山墙的安妮》基本一脉相承，宛如是一气呵成的，同样在人心注入清新浪漫，引发优美柔情。而且每一部都留下期待，吸引读者急切往下读。它们分别是《少女安妮》（原书名为《阿冯利的安妮》），写安妮在家乡生气勃勃地做小学教师；《女大学生安妮》（原书名为《小岛上的安妮》），写安妮在大学读学士学位，经历交友、恋爱；《风吹白杨的安妮》，以安妮给未婚夫写信的方式，叙述她大学毕业后任中学校长的多彩故事；《梦中小屋的安妮》，写安妮开始了婚姻生活，依然对一切充

满爱心和好奇；《温馨壁炉山庄的安妮》，书中安妮主持着六个孩子的大家庭，至此，她才真正成熟了；《彩虹幽谷》，在这里孩子们长大了，安妮给他们热情、快乐、爱的教育；《温馨壁炉山庄的里拉》，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安妮小女儿的曲折经历。这套系列小说以迷人的艺术魅力展示了异国异地一个少女的丰满的成长过程，征服了全世界女孩子的心，也会给我国老老小小的读者以很好的启迪。

一位加拿大评论家探讨“安妮系列小说”成功的原因时，认为是由于英语国家的人民特别喜欢小姑娘。小姑娘常有的率直的天真，纯洁的幻想，是难以企及的美的境界，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求。

其实，非英语国家的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传统文化一向不太重视了解、尊重少年儿童的人格与心理，这些年在这方面有了些改变。引进这套优秀的文学名著，可以帮助我们借鉴西方国家的优良教育理念。

编辑 在阅稿的过程中，我时时体验到一种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没有时间上近一百年的隔膜感，这是为什么？

李文俊 这正是名著所具有的能超越时代的特点。不仅读者有此感，七十年代以来，文艺评论界也在“安妮系列小说”里发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弗洛伊德的门徒把安妮与其他女主人公作为实例细细解剖，用以证实他们的理论；女权主义者又把这些人物的说明女子为保持完整的个性曾付出何等巨大的代价。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绿山墙的安妮》可贵之处在于用纯真的儿童这面镜子映照出成年人社会的荒诞与悖谬，在那个社会里，违反天性的条条框框已被人习以为常，活泼好奇的儿童不愿接受反倒被视做叛逆。以上这种种说法都有对的一面，但也有偏颇之处。比较客观的观点是认为安妮的故事写一只“丑小鸭”通过坚持自己爱美的天性和纯真的情怀，通过自己的良好行为（自

我牺牲、勇于助人等等),逐渐为周围的人所接受,人们开始看出这是一只“美丽的天鹅”。

编辑 中国的“安妮迷”们若是听说您走进过被小说描写得温馨暖人的绿山墙农舍,一定会羡慕得要命。您能描绘一下如今的“阿冯利村”吗?

李文俊 小安妮坐过的火车早已不开了,铁轨却还留下嵌在地上。红土路还有,高高的冷杉、白桦及成片成片的苹果树、樱桃树风姿依旧。爱德华王子岛是东西狭长的,过不了多久总能瞥见蔚蓝的大海与红色的灯塔。著名的绿山墙农舍坐落在卡文迪许村(即“阿冯利村”,现为国立公园),女作家是以这幢屋子为创作背景的。现在它是绿山墙农舍博物馆。房子很简朴,木结构,有两层楼,呈曲尺形,家具都很结实耐用。室内再现了安妮、马修、马丽拉的房间,仿佛他们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女作家的墓在西边不远的地方,墓碑与绿山墙农舍遥遥相望,小说中令人神往的“情人的小径”、“闹鬼的森林”都围绕在墓地周围。入夜,可以听到“闹鬼的森林”的呼啸和“红色的海滨”的涛声。

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不少是来验证自己读小说时所留下的深刻印象的。一个作家在逝世后如此受人爱戴,一个作家的故乡能因为她笔下人物、景物的迷人魅力而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这在外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编辑 谢谢李先生。愿中国孩子、中国家长、中国老师和中国作家们都喜爱这位加拿大的安妮。

目录

第一年 / 1

第二年 / 132

第三年 / 205



● 风吹白杨的安妮

第一年

(安妮·雪莉写给吉尔伯特·布莱思的信。安妮·雪莉有学士学位，在夏缘镇中学当校长；吉尔伯特·布莱思是位学医的大学生，就读于金斯波特的雷德蒙德学院。)

最亲爱的：

我现在的住址是爱德华王子岛，夏缘镇，幽灵巷，风吹白杨山庄。这个地址够刺激的吧！你从前可曾听说过这么诱人的地名？风吹白杨山庄是我新家的名字，我很喜欢这个新家。同时我也很喜欢幽灵巷，尽管它并不是官方认可的名称。它正式的名称是特伦特街，但是除了《信使周刊》上偶尔提到它时称它为特伦特街之外，从来没有人叫它特伦特街。人们在《信使周刊》上见到这个名称时，会疑惑地你看我，我望你，问道：“特伦特街究竟在哪儿？”虽然我也说不上



为什么，可是人们所熟知的是幽灵巷。关于这件事儿，我曾经问过丽贝卡·迪尤。但是她只知道这里一直被人们叫做幽灵巷。因为多年前曾传说这条巷子常常闹鬼。她说她还从未在巷子里见过比她自己长得更丑、模样堪与鬼相联系的东西。

好啦，我不该乱了叙述的顺序，因为你还不知道丽贝卡·迪尤是谁。不过你会熟悉她的，哦，肯定会熟悉的。我敢说在我以后给你的信中，丽贝卡·迪尤将是个重要角色。

最亲爱的，此刻天色向晚，正是薄暮时分。（顺便说一句，“薄暮”这个词是个很美的词，对不对？比起“黄昏”来，我更喜欢“薄暮”这个词。它听起来那么温柔，那么朦胧，那么……那么……富有诗意。）白天，我要忙各种各样的事；晚上我将进入茫茫的梦乡。然而在向晚的薄暮时分，我则不必受白天的事和晚上的梦的摆布，这时我只属于我自己……还属于你。所以，我把它看得很珍贵，专门用来给你写信，尽管这封信并不是情书。我手中的笔写起字来钩刮纸面，我不能用这支破笔或者其他太尖或太粗的笔写情书。因此你若想得到我写的情书，只能耐心地等待，等我有了合适的笔。吉尔伯特，现在我想跟你讲一讲我的新住处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她们都很可爱。

我是昨天到这儿来找可寄宿的住所的。陪我一起来的是雷切尔·林德太太。她表面上是来买东西的，可是我知道她实际上是要帮我选住处。尽管我读过大学、有文科学士学位，林德太太仍然认为我是个毫无经验的黄毛丫头，必须有人指导、监督。

我们是乘火车来的，哦，吉尔伯特，在车上我做了一件最荒唐可笑的事。你也晓得我总是无意中卷入这些荒唐可笑的事情，就好像我身上有某种吸引力，能够吸引它们。

事情发生在火车到站正要停车的时候。我站起来，弯腰去提林德太太的箱子（她打算下榻在夏缘镇的一位朋友家，在这里度过星期天）。我把拳头用力地顶在锃亮的椅子扶手上——我以为那是椅子扶手。紧接着我的手挨了狠狠的一击，疼得我

差一点叫起来。吉尔伯特，我原以为是椅子扶手的東西却是一个男人的秃脑袋。他怒气冲冲地瞪着我，显然刚睡醒。我连连低声下气地道歉，赶紧跑下了火车。我最后一眼看到他时，他仍然在怒目圆睁。林德太太吓坏了，而我的手现在还一碰就疼！

我本以为找寄宿的住处不会有很多的周折，因为有位叫汤姆·普林格尔夫人的太太十五年来一直在向这所中学前前后后的校长提供包括食宿的客房。然而，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厌倦了“房客的打扰”，不肯接纳我。其他几处房子，虽然我感到合意，可房东却客气地表示由于某种原因难以接纳我。另外还有几处房子则是我感到不称心。我们在镇子里东奔西走了一下午，跑得又热又累，心情沮丧、脑袋胀痛——至少我感到很狼狈。绝望中，我正准备放弃，这时幽灵巷出现了！

我们本来是顺便到幽灵巷附近拜访林德太太的一位老朋友布拉多克太太的。布拉多克太太说她认为“两位寡妇”也许会接纳我。

“我曾听说她们想收一位房客，以便支付丽贝卡的工钱。如果不增加一点收入，她们将难以再继续雇用丽贝卡。要是丽贝卡走了，谁去挤那头老红牛的奶呢？”

布拉多克太太目光严峻地盯着我，似乎她认为我应该去挤那头红牛奶的奶，可是她那样子又仿佛即便我发誓说我能挤，她也不相信我。

“你提到的寡妇是什么人？”林德太太问道。

“噢，就是凯特大婶和查蒂大婶。”布拉多克太太说，好像人人都应该知道寡妇指的是谁，就连我这个无知的文学士也不例外。“凯特大婶是阿马萨·麦库默太太，船长的遗孀；查蒂大婶是林肯·麦克莱恩太太，一个普通的寡妇。不过大家都管她们叫‘大婶’。她们住在幽灵巷巷尾。”

幽灵巷！这个巷名让我下定了决心。当时我想我一定要在两个寡妇那里搭伙寄宿。



“咱们马上去见见她们。”我向林德太太恳求，似乎我们略一拖延幽灵巷便会消失，会回到渺然的仙境去。

“你可以见一见她们。不过真正决定是否接纳你的人是丽贝卡。我可以肯定地说在风吹白杨山庄当家的是丽贝卡·迪尤。”

风吹白杨！不可能有这样的宅名，不可能，我一定是在做梦。而雷切尔·林德太太也承认那是个很古怪的宅名。

“哦，这名字是麦库默船长起的。知道吧，他在世时这是他的房子。他对这所住宅感到非常得意，在房子四周栽满了白杨，不过他很少在家，即便回到家待的时间也不长。凯特大婶过去常常说这让她感到很不习惯，可是我们也不清楚她指的是船长在家待的时间太短呢，还是指的他偶尔会回来。好啦，雪莉小姐，我希望你能顺利地寄宿在那里。丽贝卡·迪尤是个烧饭的好手，尤其擅长用马铃薯做凉菜。如果她喜欢你，你在那里会过得非常舒服。如果她不喜欢……噢，也就是不喜欢而已，那也没什么。我听说镇子上有位新来的银行经理也在找寄宿的房子，丽贝卡·迪尤也许更愿意接纳他。怪里怪气的汤姆·普林格尔太太

拒绝了你也还是件好事。夏缘镇到处是普林格尔家的人或跟普林格尔家沾亲带故的人。他们被称为镇上的‘皇族’，你一定得完全站在他们一边，雪莉小姐，否则你在夏缘镇中学就吃不开、干不下去。他们是这里的铁腕人物。这儿有一条街就是以老船长亚伯拉罕·普林格尔的名字命名的。他们家族庞大，不过统领这个家族的却是住在枫林山庄的两个老太太。听说她们对你很不满意。”

“为什么？”我大声问道，“我跟她们素不相识。”

“哦，她们有一位堂弟也在谋取夏缘镇中学校长的职位，以前就曾经有另外两个堂弟想当校长，这一次她们都以为他会十拿九稳。当你的申请成功后，她们家族



的那帮人个个气得暴跳如雷。噢，人嘛都是这个德行。你也晓得，我们对别人也不能苛求。他们平时对你彬彬有礼，可是一有机会就会暗中算计你，给你使绊子。我并不想让你感到沮丧，不过让你有点思想准备总是好的。我希望单是为了气一气他们，你也要把校长当好。如果那两位寡妇接纳了你，你不会介意跟丽贝卡·迪尤同桌吃饭吧？知道吗，她并不是仆人。她是麦库默船长的一位远亲。家中有客人的时候，她从不上桌一起吃饭，在客人面前她知道自己的地位。不过如果你在那里寄宿搭伙的话，她当然不会把你看成客人。”

我请心存顾虑的布拉多克太太放心，说我愿意跟丽贝卡·迪尤同桌吃饭，然后我拉起林德太太向外走去。我必须赶在那位银行经理前面。

布拉多克太太把我们送到门口。

“要注意别伤查蒂大婶的感情。她的感情很容易受到伤害。那个可怜的女人非常敏感。知道吗，她比不上凯特大婶那么有钱，尽管凯特大婶也并非特别富。此外，凯特大婶很爱她丈夫，我指的是她自己的丈夫。可是查蒂大婶并不爱她丈夫，我指的也是她自己的丈夫。这也毫不足怪！林肯·麦克莱恩是个脾气古怪的家伙，查蒂大婶认为人们因此而瞧不起她。真幸运今天是星期天，假如今天是星期五，查蒂大婶根本不会考虑接纳你。你也许会以为她们俩当中凯特大婶一定迷信，对不对？因为当海员的人都有几分迷信。然而迷信的却是查蒂大婶，尽管她丈夫是个木匠。那可怜的女人年轻时可漂亮了。”

我向布拉多克太太保证一定非常尊重查蒂大婶的感情，可她还是一直跟着我们走到路边上。

“你不在家时，凯特大婶和查蒂大婶不会随便翻动你的东西。她们决不会做昧良心的事。丽贝卡·迪尤也许会那么做，但她决不会出卖你。假如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不走前门，因为只有遇到真正重要的大事，她们才动用前门。大概自从阿马萨的葬

礼以后，那两扇门再也没有打开过。你可以走旁门。她们总是把钥匙放在窗台上的花盆下面，假如没有人在家，你就直接把锁打开，进房子去等。千万别夸那只猫，因为丽贝卡·迪尤不喜欢它。”

我答应决不夸那只猫，才终于脱身走开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幽灵巷。这是一条很短的巷子，巷子的一端通向旷野，远处蓝幽幽的小山构成了它美丽的背景。巷子的一侧没有任何房舍，巷子下面是个大斜坡，直达港湾。另一侧也只有三幢房屋。第一幢极普通，没有什么值得描述的特点。第二幢是很有气魄的阴森森的大宅第，红砖墙，用石料镶边，复式人字形屋顶，斜顶上凸立着天窗，顶部的露台部分围有铁栏杆，房子四周种着许多云杉和冷杉，几乎让人看不清房子本身的面貌。房子里面肯定非常暗。第三幢也是最后一幢即是风吹白杨山庄，它坐落在巷子拐角处，房前是杂草丛生的路面，房后是一条真正的乡间土路，土路被绿阴遮掩着，看上去很美。

我立即就喜欢上了它。有些房子你乍看一眼就会让你产生好感，个中的缘由连你自己也说不清楚。风吹白杨山庄就是这样的房子。房子整体说来是白色的，很白，百叶窗是绿色的，很绿，房顶的一角耸立着一个“塔楼”，“塔楼”两侧各有一个凸立的天窗，一道石砌的矮墙将房子与巷子隔开，沿着矮墙种着一排白杨，房后是个很大的园子，园子里既长着花又种着蔬菜，花与蔬菜相映成趣。然而这些描述并没能反映出它的魅力。总之，这是一幢有着迷人的个性，又带几分“绿山墙农舍”情调的住宅。

“我要找的寄宿处非它莫属了。这似乎是早就注定了的。”我欣喜若狂地说。

林德太太似乎并不怎么相信注定不注定这种想法。

“这儿到学校可要走很远的路哇。”她暧昧地说。

“我不在乎路远。路远点是很好的锻炼，啊，瞧路那边那棵

可爱的白桦，还有那丛枫树。”

林德太太望了一眼，可是说出来的话却是：“我希望你别被蚊子纠缠上。”

“我也希望蚊子别来纠缠我。我憎恶蚊子。只要有一只蚊子就能闹得我睡不着觉，比做了什么错事受良心责备还厉害。”

我很高兴我们不必走正门进去，正门看上去令人望而生畏——它又高又大，由左右两扇木门构成，木头的纹理非常清晰，上面镶着带花朵图案的红玻璃。它跟这幢房子很不相称。我们穿过一条小路绕到旁门，这条小路很可爱，全由很薄很平的砂岩铺成。这个绿色的小旁门比正门给人的感觉要友好、可亲得多。通向旁门的小路时而没入草丛。小路两边整洁有序地排列着花坛，花坛里种着彩带草、荷包牡丹、卷丹花、石竹、老人蒿、新娘花、双色菊以及林德太太所谓的“珍珠松”。当然在这个季节它们并非都在盛开，可是你可以看出当令时它们曾经盛开过，而且一定开得争芳斗艳、千娇百媚。在远远的一个角落里还有一块玫瑰花圃，风吹白杨山庄与旁边那幢阴森森的宅第之间耸立着一道砖墙，墙上长满了五叶锦，墙中央有一个业已退色的绿门，门上边是个拱形的棚架。一根葡萄藤从门里钻出，这显然说明这扇门已经有很久未打开过了。实际上它只能算半道门，因为它的上半部分并无门扇遮挡，于是形成了一个长方形开口，从这个开口处我们可以瞥见门那边有个长着很多树的花园。

我们刚迈进风吹白杨山庄的花园门，我立即注意到花园中的小径旁有一簇三叶草。我情不自禁地俯身细瞧。吉尔伯特，你会相信吗？出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三棵长着四片叶子的三叶草！这该是种好兆头！即便是那些普林格尔也难以与我的好运竞争吧。我确信那位银行经理输定了。

既然旁门开着，就说明房子里有人，我们也就无需在花盆下面找钥匙了。我们敲了敲门，丽贝卡·迪尤来到门口。我们知

